

南风



七支簪

尾羽
著

七支以花为缀，以玉为饰的簪子
七个性格迥异，情路坎坷的女子
《南风》人气作家尾羽奇幻之作
冀世间有情人终成眷属，相思绵绵，此情不绝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

七支簪

尾羽 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七支簪 / 尾羽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7. 8
ISBN 978-7-5360-8411-7

I. ①七… II. ①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74343号

出版人: 詹秀敏

责任编辑: 陈诗泳 张 旬

技术编辑: 凌春梅

封面绘图: 陈 卓

装帧设计: 仙境书品

书 名	七支簪 QI ZHI ZAN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)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	12 1插页
字 数	280,000字
版 次	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39.8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

江南这两个字总是带给人无尽的遐思。是淡烟流水，是弱柳繁花，是粉墙黛瓦，是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，撑着竹伞悠悠步入雨巷时的回眸。

生于江南，生于苏杭，在外求学时，总有人问我，你的家乡是什么样子？江南又是什么样子？

我可以说断桥相会的许仙与白娘子，我可以说西泠桥畔的苏小小墓，我可以说和靖先生的梅妻鹤子，我可以说那些眉清目秀的姑娘惹人骨酥的吴侬软语，我可以说那些惹人垂涎的各色糕点……

我有这么多可说，可到最后，我却没有说这些，而是说了这样一个长长的故事。生于江南水乡（安乡）秦安镇的少女秦莫语，为了寻找十几年前其父打下的七支花簪，辗转蕲安、蕲安、秦安、池安四地。在途中，她遇见了形迹可疑的外乡人莫之聆，共同达成协议，结伴寻找簪子的下落。在他们收集簪子时，却也拂开了簪子身上积攒的蒙蒙灰尘，揭开了被岁月掩埋的六段情和邂逅了六位性格迥异的女子。秦莫语与莫之聆一路相伴，一路走来，二人从相互猜忌、

彼此利用到冰释前嫌、互为钟情。而他们各自暗怀的最后的秘密，却让这段情不知何去何从……

在开始写《七支簪》时，我没有预料到它会变成一个这么长的故事。

2015年，坐在乌镇的乌篷船里，看着夜色下踽踽前行的花灯，我几乎是像做梦一般，看见了一个气质温婉的女子在桥畔氤氲润湿的雾气里，用她忧愁善语的眸子打量着这河水。

仿佛被什么触动，翌日，我开始写第一簪的初稿。我给了这个女子名字叫若漪，给了她血肉，给了她一个等待了一生的恋人。这是个关于爱情的故事，却不止于爱情，更多的是我报之以江南的感情。钟灵毓秀的江南将向往美好的初心融入我的血脉，而我想写下和她有关的美好，让更多无法来到江南的人看见她，看懂她。

抱着这样的想法，写完了第一簪，我没有停笔。女子是水做的，在与水为邻的江南里，有太多明媚温柔的女子，像春雨一般润湿了谁的心扉。江南的一大部分美好，由她们构成，所以只写一个定是不够的。

所以我便又开始我的旅程。乌镇、西塘、同里、塘栖这些水乡里，留下了我的足迹，而它们的影子也留在了《七支簪》里，像双簪里乘凉的菰雨轩的的确确存在于同里的退思园里，很多嫁娶婚俗也来自古镇的婚嫁博物馆。很遗憾最后没能把在这些古镇里“采风”到的很多东西写进《七支簪》里，只能粗粗地呈现冰山一角。

想起了在圣诞节看的话剧《恋爱的犀牛》，那天主演马路的年轻男演员站在舞台上最后对我们说：“祝你们能在生活中找到那些

能为之坚持的、美好的事情。”

这也是我对大家的祝福。一生太短暂，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像我笔下的主人公一样，柔中带刚，待人温和柔软，却能坚忍不拔地追求自己的自由，坚持自己的理想。感激我找到了《七支簪》并坚持到了最后，希望你们也能找到属于你们的故事，并为之坚持。

2017年7月于江南杭州月夜

目录

前言 01

楔子 00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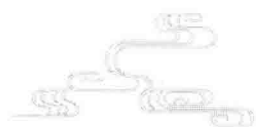
一 簪 孤灯清夜芙蓉寐 007

双 簪 伊洛传芳花色旧 将离忘春情不留 005

三 簪 凌波伫兰独怆然 十里山茗血色妍 月下伊人黯掩面 109

终 簪 合欢零落葬相思 339

楔子



我第一次遇见莫之聆那日，与平素也无甚不同。稀松平常的太阳照样升起，稀松平常的秦安河照样闪闪发亮，稀松平常不讨喜的小麻雀照样叽叽喳喳地乱叫着，气得我连投了十几个小石子赶走它们。

唯一不能算稀松平常的是，我多吃了一碗老鸭馄饨煲。以至于我在跑路时，万分痛悔这个错误的决定。

徐府的人一路把我的簪铺从镇西撵到镇北，叫叫嚷嚷着，活像千百只麻雀一起来凑热闹：“谁抓住这个丫头，徐府重重有赏！”

我一边咬牙切齿地加快步伐，一边又开始后悔，怎的就不长眼，接了徐家小姐的簪子小样。

安乡遍传，秦簪佑得女子情路通畅，完满姻缘。秦安的秦簪后人，总是如江南突如其来的一阵春雨，不知何时便在安乡现身，四处支起他们的簪铺，挂上不惹人眼的招牌。他们的簪铺被安乡人称作“秦家铺”。

秦簪却只为未出嫁的女子而做，以花与珠玉为饰。若是哪家公子向心仪的姑娘下了聘礼，定是要订一支秦簪放在其中。而姑娘嫁为人妇后，便以秦簪绾发，盼着与夫婿举案齐眉，白头偕老。

而我的祸事正也因这花簪而起。

一周前，我替秦安四大府之一的徐府小姐做了一支绞丝梨花簪，由另一大府的陆公子带去提亲。二人拟了婚期，今日便是徐小姐的出嫁之日。

可未曾想，陆公子却在结婚之日，携着刚到秦安唱戏的一个小生跑了，令整个徐府颜面扫地。徐小姐更是一哭二闹三上吊，只说要去跳了秦安河寻短见。

徐老爷不敢同陆府算账，却把心思动在了我身上，只说是我的花簪不灵，派人把我“请”回去理论理论。刚听徐府的小厮这么禀报，我便懂了他定是要捉我回去，随便借着什么缘由，让徐小姐拿我撒一撒气。

秦安谁人不知徐小姐刁蛮？我若是入了徐府这狼穴，以后也別想吃馄饨煲了。

于是逃为上计，只是那徐府的人却也丝毫不打算给我留条活路。

眼看着他们就要捉到我，我心一横，调头跑向船埠，随意在众多乌篷船中选了一条，趁着乘船的船夫还未回来，连忙藏身在后舱的卧铺下。

我屏息听着外面的动静。似有一人进了后舱，慢悠悠地走到我面前，却半天未移位置。

这不是徐府的人，便是包下船的主人了。

我刚在心中期盼着那些恼人的“麻雀”快点走，谁知他们就闯了进来，厉声诘问：“喂！你快把那丫头交出来！”

我眼前的脚转动了一圈：“丫头？哪里来什么丫头，这船上，便只有我与船夫。”

“我刚分明看见她跑进这艘船！也罢，或许公子并未瞧见。那你只需挪挪地方，让我们把这儿搜一遍，把那死丫头找到了，自然给公子放行。”

只听一声冷哼：“哪来的野狗，来我这儿乱嚎就罢了，还要脏了我的地？我倒想有个姑娘陪我上路，只是这青天白日哪里凭空就生出什么姑娘来？你们脸上的眼睛都是摆设罢？”

“你！”为首的小厮被他挑衅似的话语激怒了，似乎不打算轻饶他。

我本以为会有一翻厮打，正犹豫着要不要出去，却又听那如淙淙泉音的男声道：“也罢也罢，破财消灾。若是你们肯行个方便，这些银票，便是你们的了。”

舱内一时肃静无声。

不过没一会儿，就听见密集的脚步声伴着抽取银票的声音响起，夹杂着一声：“算你小子识相。”

我长吁一口气，看着替我解围的人也走了出去，似是在确认那帮人是否真的走了。正想寻个空子逃出去，岂料，这时船却突然挪动了。

我大惊失色，正想钻出去，却见那脚又向我踱来，只得再度回转身去，憋屈地再度蜷缩在床铺下。

船夫一句悠悠的“开船”，我却如遭雷劈。如今该如何是好？看来只有趁那公子睡着了才能逃出去了。

虽是多吃了一碗馄饨煲，被他们这么一折腾，我的肚子又咕咕叫起来。尤其是船舱的主人此时正在啃一只叫花鸡，定还是用茶叶一起烘烤的。茶香掺杂着肉香四溢在舱内，直往我鼻子里灌，无声

地引诱我。

我垂涎欲滴地更加痛恨素未谋面的陆公子：当什么不好，偏要当个断袖！连累我沦落到这般田地。

仿若老天听见我心里的嘀咕。一只鸡腿被那公子不小心掉到了地上，滚到了我手旁。我挣扎了许久，终是饥不择食地拿起，一口便咬下去。

哪知我咬到的，却不似鸡的味道。我反应过来抬起头，正和蹲下身来捡鸡腿的少年打了个照面。他的手握着鸡腿，而我的手握着他，手已被我咬出了血渍。

清俊的少年，不过二十岁的光景，一边用绢帕包裹住被我咬出的血痕，一边打量着我，眼神却极为慵懒，将半盘叫花鸡都递到我面前：“喏，还有的是，吃罢。”

我垂涎欲滴地看了看，刚打算伸出手，盘子却又被他拿走：“叫你吃，你还真不客气了？”

我不好意思地垂下头：“我……”

“不过藏了这么久，也真是难为你了。”他撩起鸡腿在我面前毫不顾忌地大快朵颐，仿佛是为了刺激我，故意吃得特别响，“本少爷今日心情还算过得去，便不与你算那笔账了。”

“你早晓得我藏在这儿？”

“我的眼睛可不是摆设。”

他还是懒洋洋地不用气力答话，“况且，”他不知从哪里举起一本小册，扔到我面前：“这是你落的罢？”

风突如其来地从窗缝漏进来，如一只温柔灵巧的手掀开书页。

“芙蕖，出淤泥而不染，绝尘脱俗。”

“牡丹，花中之王，冠居群芳；芍药，花中之相，风姿绰约。”

“水仙，凌波而生，清丽高雅；山茶，傍山而生，艳丽如锦；昙花，月下美人，一生一现。”

“合欢，相思绵绵，此情不绝。”

我沉默不语地和他一起看着这几近被我翻烂的册子，这七支簪子的图样，由我阿爹亲手所绘。也是他，写下了花语。

而两年后的今日，我又在这乌篷船上虔诚地写下这些话语：

有翡翠芙蕖簪一支，予清高者，秦若漪。

有宝蓝琉璃芍药簪一支，银鎏金掐丝牡丹簪一支，予矜贵者，予福薄者，苏伊洛，苏将离。

有白玉镂雕水仙簪一支，予质洁者，叶汎澜；玲珑点翠山茶簪一支，予烈性者，余年年；金丝攒珠昙花簪一支，予恒志者，云昙。

“有合欢纹银簪一支，予寻簪者，予相思者，予天下有情者。秦莫语。”

唯独这句话，许久前我便已写好。

“秦莫语。” 两年前他读出这句话，对我说，“这名字取得倒还算好听。”

一簪

孤灯清夜芙蓉寐



壹

我几乎是抢一般生生把那小册藏到怀里，像暴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：“家父信手画下的，只不过是些无聊玩意儿。”

他扬了扬唇，不置可否，只是信手展开桌上的折扇，轻摇着同我道：“我倒觉得挺有趣的。刚翻看了两三遍，竟还有些爱不释手呢。”

明明早就瞧见了我，还故意将我冷落在床铺下，明明晓得我饥饿交加，还故意如此这般作弄我。

此时我的怒火随着他这句轻描淡写的话熊熊燃烧：“公子莫不是以为救了我，便可以肆无忌惮，像个无赖流氓一样，随意翻看我的贴身之物？”

“我自然不这样觉得。”他放下折扇，“我可从未想救你。只不过不想让那些野狗脏了我的船，误了我的期。不过现下你这样讲，我倒是觉得，你仿佛是欠我一个恩情。本来，我若是早些把你揪出来，也省却现下这许多麻烦。”

我气得脸色铁青：“好，我秦莫语一向不喜欢欠人东西。你给了他们多少？我还上便是。”

他收起折扇，捏着手指，忽然极快地从我头上取下我前些天刚雕刻好的木簪：“你未必还得起。这簪子，权当抵了你的债。等到下一个船埠，我便把你放下。”

我一口气没提上来。原以为他不是什么善类，却这么轻易便放过我？

灌进来的清风又把我散落的青丝吹乱。我忽然想到什么：“公子，又是要去哪里？”

他把玩着那支簪子，语气忽而柔和：“池安。”

我又是大吃一惊，难以置信：“池安？”

池安，我本欲五日之后去的地方。

冥冥之中，天意难违，我已被推上这漫漫寻簪路。

“既是如此，若是公子方便，便也将我带去池安罢。”

他狡黠的目光徘徊在我身上，语气又多有揶揄：“那便要委屈秦姑娘，和我这个无赖流氓凑合半宿了。”

这人果真不是什么善类！记仇如此！

我叹了口气，想要做小伏低：“哪里的话？刚刚是我出言不逊，公子大人有大量。”

他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秦莫语，你还只是个小丫头片子。想骂的话，全都写在脸上了。”

未等我反应，他就起身走了出去：“可惜，我便不愿和你这样明里装得乖顺，暗里不知怎样可劲骂我的人同处一室了。剩下的鸡屁股，你想吃便吃罢。明日到了船埠，船夫自会来叫你。”

他虽是又帮了我一回，可我只觉得更加气恼，却又不能指着他的鼻子大骂。

看了看被他吃剩的鸡屁股，只觉得一口气堵在胸臆，快把我给

活活憋死。

翌日一早，船只悠悠地停稳在池安的船埠。

我一人从船舱中出来，向船夫道了谢，便心急火燎地想要从船上一步跳到岸上。

谁料我终究是心太急了，险些踏个空，幸而被背后的人扶了一把：“哟，这样心急呢，姑娘。”

我转头定睛一看，更没好气地亟亟从他手中挣脱出来，不冷不热一句：“多谢。”

他一把又抓住我的手臂，不让我走：“好歹有缘相聚，敢问姑娘一句，来池安又是为了何事？”

“我们不过萍水相逢，今日相聚，随后又是擦肩奔走，不复回头。公子不必理会我的无聊事，就像我也不想知晓公子为何从秦安辗转来此，又要去办什么无聊事。”我再一次硬生生打开他的手，“后会无期了，这位公子。”

我记忆里的池安镇，朦胧得像一缕抓不出的轻烟，在池安河的怀里风吹即散。池安像是秦安的妹妹，同样的眉清目秀，同样的安静恬淡。唯一不同的是，池安的岸头在夏天会被一河更为艳丽的红莲所湮没，徒留轻烟一样的香，抓不住。行舟石桥下，红莲香染襟。

“劳驾，阿婶可知莫氏大宅如何去？”我寻了处无人问津的卖茶的铺位。

阿婶有点困惑地睁大眼睛来将我望着，脸上的皱褶都挤到了一处去：“莫氏大宅？”